

“欠的债，我这辈子没法还了，欠的人情，总得想办法还啊”

农民徐海荣患绝症欲捐遗体

昨天，解放军第113医院耳鼻喉科的病床上，39岁的徐海荣对一拨拨来采访的媒体不厌其烦地诉说着自己捐献遗体的原因：“法国人说的，中国每年有200多万人死于癌症，为啥？技术不行，医学不行！所以我把遗体捐去做研究，提高医疗技术！”徐海荣没有读过几年书，他不知道这话谁说出自那里。

但这个朴实的汉子诚实地告诉记者，捐献遗体其实还有两个目的——他希望这个举动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一来能让自己年仅4岁的孩子得到好心人的帮助，二来想自己离开前见前妻最后一面，在患癌症的第二个年头，妻子就改嫁了。

为了治病，徐家已欠下七八万的外债，“欠的债，我这辈子没法还了，欠的人情，总得想办法还啊，”徐海荣想到的“还人情”的惟一办法，就是捐献遗体。

记者 鲍云洁 通讯员 金月红 牟家金 张志平



四处求医欠下七八万元债务

徐海荣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母亲表情木讷地站在一旁，偶尔偷偷地擦一把眼泪，4岁的儿子在病房里跑来跑去，祖孙俩都光着脚。

徐海荣是金华兰溪永昌街道下徐上项村的村民，2012年查出中晚期鼻咽癌后，他先后到贵州及本省金华、杭州和宁波求医，花费10多万元，欠下七八万元外债。

“鼻咽癌一般发现就是中晚期，但如果及时进行系统的放化疗治疗，五年生存率有70%~80%，但他去年来宁

波治疗时，肿瘤已经全身转移，回天乏术了，之前没有进行系统治疗，可能跟钱不够、病急乱投医等都有关系。”113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施祝良告诉记者。

徐海荣一家留给施祝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不想欠债。“就是出于那种中国农民最质朴的观念——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去年春节前，第一期治疗结束后，我们想帮他把欠下的几千元治疗费免了，他说什么也不肯，非要回家去筹钱。他说过完年还想来继续治疗，要是欠下钱，过完年就没脸再来了。”

为节省费用放弃治疗

今年初，徐海荣果然带着四处借来的钱又来住院了，尽管医院尽量为其省钱，但住院费还是累积了3万多元，早已家徒四壁的徐家再也负担不起。前几天，一群爱心人士为他结清了这一次的住院费，徐海荣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几天精神居然也好许多。

“他已经知道自己生的希望很渺茫了，前几天很干脆

地跟我说，把账结清，不再拖累大家，这几天，就进行简单的补液和缓解疼痛治疗。”施祝良说。

徐海荣的老父亲前几天才得空到宁波看儿子，为了还债，70岁的老人家今年一直在杭州的快餐店洗盘子，学生放暑假，快餐店清闲了，他才请出假来。“欠债不还钱，在我们村里要抬不起头来的！一定要想办法还的！”徐海荣说。

希望好心人收养他儿子

原本一直希望自己能好起来挣钱还债的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后，开始担心起家人和儿子：“最对不起的人是我哥哥，哥哥为了我的病四处借钱，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还得起，为了这事他和嫂嫂天天吵架，都快要离婚了！”

七八万元的债务，在这个曾经以务农、打零工为生的汉子看来，是一个天文数字，“哥哥一个人还不完哦，我儿子长大以后，估计也要还一部分的！”

徐海荣觉得4岁的儿子鑫鑫聪明伶俐，是棵好苗子。

但必须得接受好的教育，长大以后生活才能富裕一点，才有能力还债。所以他想借捐献遗体、获得媒体关注的机会，请社会上的好心人帮帮忙。“一起帮忙把我儿子养大，培养成材，如果有人愿意收养他，给他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我也愿意的。”徐海荣说。

看着嘴里叼着一只桃子、正坐在床头玩耍的鑫鑫，徐海荣眼里流露出疼爱和不舍：“他很聪明的，我妈妈不识字，前两天出去买吃的，差点走丢了，还是我儿子领她回医院的；而且孝顺，他每天在医院陪我，知道我脚疼，还帮我按脚。”

临终前希望见前妻一面

徐海荣想再见前妻最后一面，说自己还有些话想嘱咐前妻小项，“也不指望她出钱，她没工作，还有一个10来岁的女儿要养，就想她平时能多看看儿子，给他一点母爱。”

4年前，贵州人小项带着前夫留下的女儿嫁给他，生下儿子鑫鑫，35岁的汉子初尝婚姻甜蜜，却不想很快就成过眼云烟。

徐海荣说，去年小项曾陪他到贵州一位名中医处治了50多天，治疗无效后，眼看着没有希望了，从贵州回到兰溪后，小项就向他提出了离婚。徐海荣说，小项对他确实不怎么好，病后她几乎没给他洗过衣服，烧过饭，离婚前一个多月更是早出晚归，不怎么管孩子，“但她对儿子还是有心的，离婚以后她很快就嫁人了，但为了方便看儿子，她仍然嫁在我们村里，没有回贵州老家。就为了这一点，我不怪她，而且她确实也挺不容易的，还有个女儿要养。”

昨天，记者拨通了小项的电话，她说自己没有路费，如果有人来接，她还是愿意来看望一下前夫的。

人生尽头他想还钱还情

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是否让他觉得“老天不公”？徐海荣说，有时候想想自己是挺不幸的，30岁那年还被一个婚介所骗了，3万多元辛苦钱打了水漂，好不容易成了家，有了儿子，却得了这个病。

“但是也有幸运的时候，像这次已经觉得山穷水尽了，却有好心人帮我付了医药费，欠的债，我这辈子没法还了，欠的人情，总得想办法还啊，我就想着自己也要回报回报社会。”他说，“这几年一直忙着治病，现在肿瘤已经遍布全身。我总在想，等我死了，遗体烧也烧掉了，不如全捐了，用来做研究，没准别人就能少受点我这种苦……”

这是徐海荣在被病痛折磨两年多以后，内心善良而真实的想法。肿瘤已全身转移的他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脖子上的淋巴肿得有拳头大，“我跟红十字会的人说想把器官全捐了，但他们说不行，只能捐遗体，这是为什么呀，这点愿望都不能满足我吗？我让红十字会的人再去问问！”徐海荣说这话时，甚至带着点怨气。

或许是为了照顾他的情绪，上周在签遗体捐献书的时候，江东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十分清楚地告诉他，他的器官因为受到癌细胞的侵蚀，已经不适合进行器官捐献了。

■新闻背景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我市共有遗体捐献登记447例，已经捐献的46例，器官捐献登记500多例，已经捐献35例，角膜捐献登记359例，已经捐献69例，近段时间捐献登记数量和实际捐献数量都创了新高。每一个捐赠事件都千差万别，很多捐献者的故事我们也无从了解，记者惟一能够肯定的，就是爱心捐献正成为宁波的一种风尚，一场场“生命的接力”正在不断发生。

(上接02版)

4 烹饪中的生活哲学

现在的杨敏觉得自己挺幸福，经过多年的奋斗，他在慈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按当年的目标，年收入慢慢上升到了6位数，最重要的是，妻儿都在身边。

“一家不分离”是杨敏结婚时就下的决心，他不愿意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从小忍受和父母分开的痛苦，在奔波中完成最初的教育，在爱的缺失中成长。他希望孩子和宁波本地的孩子一样，有个完整的童年。

他以前觉得宁波人宠孩子，后来慢慢发现，其实这种“宠”并不是无原则的，他也一样。

在丈母娘眼里，琦琦已经疯得没边了，她

常常赤着脚在水泥地上跑来跑去，有时候不留神就不见了，等大家着急的时候冷不丁从一个脏兮兮的纸箱里钻出来哈哈大笑；和爸爸更是没大没小，父女俩最爱玩的游戏是“猴子上树”，琦琦拉着爸爸的手，借助拉力，蹭蹭就爬到了爸爸肩上，挺胸稳稳地站着……

仔细留意，琦琦的“疯”也很有分寸，玩的时候很投入，但之后会自己打水把小脸小手洗得干干净净；她不那么听话，常常顶嘴，但总是把“谢谢”“请”“好吗”之类的敬语挂在嘴边；她敢冒险，敢跳下三四级水泥楼梯，但前提是爸爸要在身边……

杨敏对这样一个健康、勇敢又有主见的女儿很满意。他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做父母的要尊重孩子的天性和个性，不粗暴干预她的成长，大方向上身教重于言传；就像做海鲜一样，只要新鲜，调料越少越好，最重要把握火候，保持原汁原味。

这就是生活和烹饪的相通之处。

川菜也是如此，杨敏说，川菜的亮点在于调料，比如辣子鸡，整道菜在盘中就是一片热闹的红，看起来哪里都是刨不开的辣椒，但入口后辣味却很快被鸡的鲜香取代；酸菜鱼就更不用说了，酸菜的风头常常盖过了主角，但大家都知道，酸菜是给鱼的味道锦上添花的。

为什么川菜馆会红遍大江南北？也许大家在紧张平淡的生活中都需要调料的刺激。按杨敏的理解，生活的主菜是爱，那调料就是爱的表达方式。

他前前后后制作了数十段视频，那也是表达方式的一种，“处女作”是做给妻子的。那是2009年底，杨春艳怀着琦琦，夫妇俩正面临着婚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分离。在宁波生产坐月子，费用太高，也缺人照顾。

杨春艳回老家待产，杨敏想她，但又不想把“想”、“爱”两字挂在嘴上，四川女人不

习惯这种肉麻，于是想了个方法。他用身边能找到的妻子所有的照片做成一段视频，用字幕和注解，回忆着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做视频，花了10多个小时，做完后传到网上。

“敏娃子喜欢二娃子（妻子杨春艳家里排行老二）。”看到视频最后那句话，杨春艳感动得哭了。

而在《舌尖上的家之包子》里面，杨敏也用这样的字幕给老婆表白：“谨以此片献给我的爱人——油烟可能摧毁你的容颜，却摧毁不了你在我心中的地位，感谢你为全家所做的贡献。”

看完这段视频后，刘春艳写了两句话：“学会体会一茶一饭的光辉，幸福总在细屑琐碎。”这是网上流行的一首叫做“爱厨房”的歌，刘春艳最喜欢最后几句：“我爱你像爱柴米油盐的滋味，走天涯海角粗茶淡饭也作陪。尝遍酸甜苦辣滋味，百事可为。”